

—— 史家名著书系 ——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PRINCIPAUX
ÉVÉNEMENT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法国大革命

Madame de Stael

[法] 斯塔尔夫人 著

李筱希 译

—— 下册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 / (法) 斯塔尔夫夫人著 ; 李筱希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12
(史家名著书系)
ISBN 978-7-5534-6157-1

I. ①法… II. ①斯… ②李… III. ①法国大革命
IV. 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256号

法国大革命

著 者	[法] 斯塔尔夫夫人
译 者	李筱希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崔文辉 张春峰 张文宇
装帧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41.7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6157-1

定价 88.00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斯塔尔夫夫人 | Madame de Stael 1766 — 1817

法国作家、评论家、浪漫主义文学先驱、《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最为欣赏的思想家之一，著有《论德意志》《论卢梭的性格与作品》《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法国大革命》等。因为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当时曾经有人说：“欧洲有三大势力：英国、俄国和斯塔尔夫夫人。”

► 内容简介

《法国大革命》是斯塔尔夫夫人最重要的政治名著，此书在法国一经出版，就被誉为“一本独辟蹊径的经典佳作”，并且开启了法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大门。在本书中，斯塔尔夫夫人把目光投向影响了法国现代命运的法国大革命，时间跨度从路易十六统治末期到拿破仑统治结束，就 19 世纪法国及欧洲的代议制政府及其政治体系作了深入的思考；斯塔尔夫夫人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冷静剖析当时法国的政治局势、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和国内外舆论情况，期间再穿插了个人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女性化的亲历者的视角为后人重睹法国大革命时期欧洲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考。在诸多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历史著作中，这也是唯一的亲历者的记录。

第 四 卷

IV

第一章：埃及要闻和波拿巴归国

没有什么比征战埃及更能吸引人们的兴趣了；虽然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海湾取得大捷、重挫法国海军^①，然而从开罗传来的信件，从亚历山大一直到埃塞俄比亚边境、底比斯遗址的部署，都大大增加了一个人的名望。虽然他不在法国，然而遥远的距离却让他的形象看上去更是光辉。他的自我介绍都以“波拿巴，主将，国立学院成员”打头，人们因此认为，他是知识的朋友，是文字的保护者。然而波拿巴就此做出的保证，和他在与教皇达成一致^②后发表的皈依伊斯兰教的声明^③一样，都不怎么可靠的。他开始施展一系列花招手段欺瞒欧洲，那时的他和现在一样，认为对于每个人来说，人生学说不外乎是各种利己主义的手段伎俩。波拿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不过如果他所作所为真的是正确的，那人类早就不再是上帝创造出来时的那番模样了。所以，波拿巴代表着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古往今来，思想者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

① 1798年8月1日，英国海军少将霍雷肖·纳尔逊率领英国海军将法国舰队逼入地中海的阿布基尔湾，击毁大部分法军舰艇，取得了重大胜利。当时正在埃及的拿破仑因孤立无援，不得不弃甲返回法国。——译者注

② 1801年7月16日，拿破仑与教皇比耶七世达成政教协议，重新皈依天主教信仰。——译者注

③ 实际上并无明显证据证明拿破仑意欲改信伊斯兰教，就此读者可参考斯皮尔曼的《拿破仑与伊斯兰教》。——译者注

波拿巴把一切都归于算计,又深谙人性中本能的那一部分,发觉到勾起人想象力的必要性,他既擅长麻痹大众,又精通收买个人。

波拿巴在胡夫金字塔里和穆夫提的对话,让整个巴黎欣喜若狂,因为这件事集中了吸引眼球的两大要素:几分的伟大,几分的讥讽。法国人很容易被打动,又喜欢嘲笑那些容易被打动的人。他们喜欢江湖骗术,也愿意去自欺欺人,只要骗子在行骗的时候说一些花言巧语就行。

波拿巴在金字塔中用东方式的修辞说:“光荣属于安拉!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便是他的先知。恶人偷走的面包,化为他口中的尘埃。”穆夫提说:“你的言谈,已经赶得上最博学的毛拉。”波拿巴说:“我可以让我一架燃烧的马车从天而降,驾着它在陆上奔驰。”穆夫提则答:“你是最伟大的军人,臂上传来穆罕默德的力量。”^①可惜连穆罕默德没能大显神威,阻止西德尼·史密斯在圣·让-阿克尔将波拿巴的辉煌胜利划下句点。^②

在拿破仑在1805年被命为意大利王的时候,他对贝尔蒂埃将军说(当时他什么都谈,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加诸到别人头上):“这个西德尼·史密斯,把我的命运终结在了圣·让-阿克尔。我本想以埃及为起点,穿过君士坦丁堡,回头直取欧洲,最后回到巴黎。”不过在当时,这个被终结的命运看来也不算多差。不管拿破仑对阿克尔围城之战多么抱憾,后来浩浩荡荡的征服大业表明,波拿巴将军还是找到了方法,将在埃及的败北变成了一场胜利。虽然这场远征导致无数舰队被毁,我们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也全军覆灭,但波拿巴仍被称为东方征服者。

波拿巴施展巧计,利用人们对战功的热烈追求心态,使自己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并把国人的自尊和自己的胜败联系起来。原先革命是所有人心中所想,但他逐渐代替了革命,占据了人们的大脑。在外国人看来,法国

① 这段对话其实是虚构,不过当时发表在法国许多报刊杂志上。——译者注

② 1799年,波拿巴围攻圣·让-阿克尔,英国海将西德尼率领的小舰队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保障了守方的补给、切断了攻方的海上运输,俘获了拿破仑的攻城炮,还率领陆军队登陆击退了法军的强攻,使得拿破仑的远征终结于阿尔克这个东方小城。——译者注

人因爱国而伟大,而波拿巴就有这种本事,将自己的名字和国人的爱国热情捆绑到一起。

他的哥哥约瑟夫和弟弟卢西安^①在五百人院中就职,两人在各个方面都展露头角,成为波拿巴将军的左膀右臂。他们替波拿巴密切关注国内动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他建议返回法国。当时法军在意大利连连溃败,大部分军队由于管理不善而一片混乱,雅各宾派开始重新崛起,督政府既无威信、又无实权。这些消息都传给了远在埃及的波拿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思考了几个小时后,决定离开^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时局精准迅速的把握,所以他从不浪费任何一次机会。许多人经常说,远走法国就意味着抛弃了他的军队。没错,有些心怀热血的无私将士,不愿抛弃追随自己的部下、把他们丢在绝望之中。不过当时海上飘满英国战舰,波拿巴将军在横渡大洋时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他返回法国几乎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决心,所以把波拿巴离开埃及抨击为懦夫之举,这未免有些可笑。我们不应用常人的评判标准去批评像他这样的人:任何一个影响了世界的风云人物,世人若要评判他们,就得深入挖掘他们。

波拿巴将军还有一个地方饱受世人指摘,而且给他带来更加恶劣的名声,那就是他在埃及之征中的冷血表现。如果暴戾手段可以带来好处,他就会纵容其发生,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本质嗜血成性。波拿巴不愿看到流血,就像一个理性的人不愿在不必要的情况下花钱一样。然而波拿巴所称的必要情况,那就是他的野心。如果在实现个人野心的过程中遇到障碍,他会为了自己,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别人。我们所说的良知,在他看来从来只是一种美化后的欺骗而已。

① 约瑟夫·波拿巴(1768—1844),拿破仑一世的哥哥,那不勒斯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一世的弟弟,卡尼诺和穆西格纳诺亲王。——译者注

② 拿破仑1799年8月23日离开埃及。——译者注

第二章：雾月18日政变

当波拿巴的兄弟给远在埃及的他写信、呼唤他返回法国的这段时间里，事态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贝尔纳多特将军被任为国防大臣，在短短几个月里重整军队。这位将军采纳非常手段，弥补了一切因无知而造成的损失。有一天，在巴黎检阅那些即将奔赴前线的新兵时，贝尔纳多特说道：“孩子们，你们中间肯定会产生伟大的军人。”寥寥数语，却深深震动了听众的靈魂，让人不由得想到了自由体制的一个主要好处，那就是激发每个社会阶层的进取之心。

英国曾对荷兰发起一次突袭，但以失败告终。^①俄国人在苏黎世被马塞纳^②击退^③，法国军队再次侵袭意大利。所以，当波拿巴将军回到国内的时候，瑞士、荷兰和皮埃蒙特^④仍在法国掌握之中；莱茵河前线被共和国所控制，无人来犯；法国军队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犄角之势。当时谁能想得到，在前面等着法国、让它最后走上了被征服和被奴役命运的一场阴谋，竟是为了将一位最得力的干将推上舞台？暴政为了扩充军力而不惜牺牲一

① 此事发生于1799年10月。——译者注

② 马塞纳（1758—1817），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将领、元帅。——译者注

③ 此事发生于1799年9月。——译者注

④ 1800年，法国重新掌控了皮埃蒙特。——译者注

切,但最后反倒毁灭了军队。

所以,1799年波拿巴回国,不是因为法军对外败退,而是因为雅各宾派掀起恐慌,这大大帮助了波拿巴。雅各宾派已是黔驴技穷,他们就像鬼魂一样,只能惊扰一下逝者的清静而已。但这仍再次激发了人们对雅各宾派的仇恨,民众为了躲开这个幽灵,匆忙之间投入到波拿巴的怀中。

督政府领袖在波拿巴被任为执政官的同年8月10日,曾说:“王权再不会复起,我们再也不会看到谁号称自己秉承天命,以此为由、心安理得地压迫世人,并把法兰西视为其家传祖业,把法兰西人视为其子民,把法律视为其喜恶的表达。”我们本来再也不会看到的这一切,却在不久之后发生了。法国将波拿巴唤回,是希望他带来和平安宁,然而这恰恰却是他在追求霸业时所排斥的东西,两者势如水火,不可兼容。

凯撒必须打垮庞培及其他同时代最有名望的显贵人物,才能推翻罗马共和国。当时西塞罗和加图反对他,所有的重要人士都站在他的对面。而波拿巴将军遇到的对手,却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如果是督政府的全盛时期,他们完全不用担心波拿巴将军的辞职之请,反而会像勒贝尔那样坦然答道:“行,接受辞职!反正共和国从来不缺号令三军的将领。”实际上,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军队令人生畏的地方,就是军队无需任何个人去指挥。自由启发了民智,故人民也有了响应时代号召的才能。

正是在雾月18日那天,我从瑞士抵达巴黎。离巴黎几古里距离时,在我更换马匹之际,有人告诉我督政官巴拉斯刚刚经过,在宪兵陪同下回到自己的封地格罗斯布瓦。驿站马车夫讲述着当天的要闻,大众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格外的乐趣。所有人传诵着同一个名字,这在大革命之后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之前人们会说起人民、宪法以及制宪议会的种种举动。而现在,大家只谈这个男人,他即将站在万人之上,他的光辉将让旁人黯然失色;他即将荣誉加身,并斩断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一荣誉的可能。

到达巴黎的当天晚上我便得知,在波拿巴将军回到巴黎的这五周时间

里,他已经为即将掀开的政变造好势了。各派人士为其所用,他也给予了所有人希望。波拿巴向雅各宾派承诺恢复前朝革命政府,又让保皇党满心欢喜地以为他会重建波旁王朝;他向西哀士暗示,自己会帮助他实现那部数十年未得见天的宪法;他又尤其懂得通过宣扬自己对稳定安宁的热爱,进而向无党无派的民众示好。有人跟他提到一位妇女被督政府收缴了通关文书,他便表达了自己对折磨女性的残忍罪行的强烈不满。这一个将世界卷入无尽战乱中的人,却言必称和平。他行事作风中透出一种虚情假意,和他后来那种广为人知的暴力形成了令人作呕的反差。不过在经过十多年的动荡之后,革命群众已经不再对理念抱有当初的热情,他们关心的,是个人的忧患和希望。一段时间以后,旧观念又死灰复燃。然而,有参与进这场内乱浩劫的这一代人,几乎已失去了建立自由的能力:他们已被玷污,再无法完成一项如此纯洁的事业。

从果月18日起,法国革命便成了一群蝇营狗苟、不谋其政的人轮番上台和下台的连轴戏:不过,他们至少还是为继任者上了重要的一课。

波拿巴在追权逐势的一路上畅行无阻。莫罗不愿参与行政事务,贝尔纳多特将军向督政府积极请求重任国防大臣。他的委任书已经写好,然而督政府却不敢在上面签字。所以,几乎所有军官都站在了波拿巴这边。由于又一次卷入到政变之中,他们当然愿意看到自己人被推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上,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付出会有所回报了。

在宪法规定中,其中有一条允许元老院将行政机构转移到巴黎以外的另一个城市之中,这也就为推翻督政府提供了理由和手段。

雾月18日,元老院下令,立法机构须得在第二天,也就是19日,转移到圣-克劳德,如此就可更加容易地调动军队了。18日晚,第二天即将发生的大事件震惊了整个巴黎。大部分上层人士自然担心雅各宾派会卷土重来,于是希望波拿巴将军能够夺得先机。我承认,当时我的心情是百般交杂。冲突一旦开始,如果雅各宾派暂时取得胜利,必然导致流血场面;但是一想

到波拿巴如果得胜,我又隐隐感到一种痛苦,也许这便是人的第六感吧。

我有一个朋友出席了圣-克劳德会议,他每小时都向我传信。一旦从他那里得知雅各宾派得胜,我会立刻着手准备再次离开法国。在得知波拿巴将军胜出后,士兵即刻驱逐了国民代表,我哭了。我不是为自由而哭,因为法国从不曾存在过自由,我是为自由的希望而哭,没有希望,这个国家就只剩下耻辱和悲惨。我在那一刻感到一种深深的窒息,我也相信,这种窒息是所有那些活在波拿巴权势之下的人都曾体会过的感受。

人们已经从各方面讲述了雾月18日政变是如何结束的。在这场政变中,我们更可以观察到那个叱咤欧洲大陆近十五年的人是怎样的性格特征。他走到元老院,想通过激情磅礴的谈话打动他们;然而波拿巴并不懂得如何用优雅的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有在大众通俗的对话中,才能展露他尖刻果敢的思想作风。此外,波拿巴对任何事物都不抱有真挚的热情,他只有在挖苦讽刺的时候才能滔滔不绝,所以要他在发表即兴演讲的同时,还得强迫自己对这个他想要打败的议会保持一定的尊重,这着实很有难度。波拿巴努力想要告诉元老院:“我是战争和命运之神,跟我走吧!”可是他说这番自负之词时让人感到难堪,仿佛言下之意是:“你们这群可怜鬼,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们都给毙了。”

雾月19日,波拿巴来到五百人院,抱着双臂,脸色阴暗,身后跟着两个高个士兵,负责保护他那矮小的身体。雅各宾派的议员看到他走进大厅,立即发出怒吼。幸运的是,波拿巴的弟弟吕西安是当时的五百人院主席,但他徒劳地摇铃,根本无法让大厅恢复安静,“叛徒”、“窃权者”的吼叫此起彼伏。一位和拿破仑同为科西嘉人的议员阿雷纳^①走到这位将军身边,抓住他的衣领,愤怒地斥责他。有人说他怀中藏着一把匕首,意欲刺杀波拿巴,这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这一举动还是吓到了波拿巴,他把头靠在身边一位

① 阿雷纳(1771—1801),一位军官,同时也是五百人院议员。1801年由于参与反对拿破仑的密谋策划,因此被捕处死。——译者注

士兵肩膀上,对他们说:“带我离开这儿。”士兵将他从重重议员的包围下拉了出来,把他从大厅带到露天空地上。没过多久,波拿巴就立刻恢复了清醒,并即刻上马。在经过自己的护卫队时,他果断下令,把自己想做的事情交了下去。

在这件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波拿巴在面对除战争以外的其他危险时,容易自乱阵脚,这点也可以通过其他许多事例得到证明。有些人因此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说他缺少勇气。当然,我们无法否认波拿巴骨子里的神勇,但若从君子的角度来判断,他什么也不是,甚至连勇敢也称不上,除非逼不得已,否则他从不冒险。他很害怕被谋杀,因为被杀也是一种失败,而他渴望在各方面获得成功。他憎恨死亡,因为死亡于想象中是个讨厌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波拿巴认为一件事值得冒险一搏,他会毫不犹豫地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波拿巴将军离开五百人院大厅之后,反对他的议员们强烈要求将其绳之以法。这个时候,他的弟弟、议会主席吕西安帮了他一个大忙。他不顾众人的坚决要求,拒绝对此提议进行投票表决。如果当时吕西安同意了,该法令将被通过,没有人知道这会对士兵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十年以来,若将领被立法机构判决,他的属下也会离他而去,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另外,虽然果月18日以后的国民代表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不过不变的仍然压过了变化的。波拿巴将军赶紧派遣军队将吕西安接出大厅,把他转移到安全之地。吕西安一离开议会,士兵们就马上冲进议员聚集的暖房,视若无入地从大厅的一侧压到另一侧,将议员们赶到一团。一直被逼到墙前的议员退无可退,只好从窗户跳到圣-克劳德花园中,身上还穿着议员长袍。以前法国也发生过迫害人民代表的事件,但自从大革命开始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赤裸裸地以军变的形式发动内乱。波拿巴意欲打压议会机构和议员,以此建立个人极权,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让人民代表尊严丧地,并从中品尝到成功的滋味。如果国民代表失去了道德约束力,军队才不会管它是什么立法机

构,那五百名议员在军队面前,还远不如五百名敌军那般强大。只要他们的长官下令,军队随时可以像对待违反军纪的人一样,将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剔除掉。

在五百人院委员会中,当着随从军官和一些督政官亲党的面,波拿巴将军发表了一篇演讲,该演讲随后发表在当时各大报刊上。波拿巴在这篇演讲中进行了一番独特、当写入历史的对比。他提到督政官的时候说:“我曾给他们缔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法国,但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曾给他们创造了和平局面,而我回来时却看到战火四起;我曾给他们取得了胜利,而回来时看到的却是失败。他们到底对我认识的十万国人,对我死去的战场同胞做了什么?”然后,他突然语气冷静地以这句话结束发言:“这一现状不可继续,否则它会在三年之内把我们拖入专制统治之中。”后来,波拿巴自己把自己这一预言提前实现了。

然而,那本在共和国控制中的莱茵前线和阿尔卑斯山,那两次外国军队驻入巴黎的事件^①,那从加的斯到莫斯科一路上的三百万国人亡魂^②,以及国人曾经那颗追求自由的热忱之心(而今已变成对自由根深蒂固的仇恨),这一切固然让坟墓里就算几位并不好战尚武的督政官难以长眠、要拿破仑做出解释,但这不也是人类应当吸取的一个重大教训吗?当然督政官干下的这件事也没什么可褒扬的,但我们应当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在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已受开化的民族干下的最愚蠢的事,莫过于将自己送到某个人手中。现在公众比个人更有智慧,政治制度比时局更能与思想契合。当时法国虽然犯下诸多错误,但仍是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法国民族没有选择那个不详的异邦人,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经营国家、并且还经营得一塌糊涂的异邦人;如果它高度重视十年来得到的经验教训,建立了自己的宪法,那么现在法兰西民族仍是世界之光也未可知。

① 分别为1814年和1815年。——译者注

② 实际上约有八十万法国士兵在这些地方战死。——译者注

第三章：执政府机构是如何建立的

我们已经说过，在追权逐势的路中，波拿巴手上最大的一张王牌，就是雅各宾主义这个名字引发的人心惶惶，尽管任何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很清楚，这个瘟神再不可能危害法国了。对被打败一方装出恐惧的样子，人就有理由对其进行全面的严酷打压。所有那些支持建立专制制度的人，都在极力强调先前煽动民心所造成的暴力犯罪事件，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手段。只要有人违背波拿巴的个人意愿，他就会这么说：“你想我把你交给雅各宾派吗？”这样对方就哑口无言了。当时，整个法国都屈服在波拿巴面前，没有一个人坚决地站出来回答：“无论对你还是对雅各宾派，我们都会斗争到底。”总而言之，人们不喜欢他，但却宁可选择他。他总是把自己和另一个忧患摆在一起，让人们二选一。如此这般，人们便会觉得选择他相对而言会有更少的弊病，进而接受他的统治。

一个由五百人院和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和波拿巴将军共同就即将公告天下的法国宪法展开讨论工作。^①其中一些人，头天才在士兵

① 雾月19日，支持拿破仑的议员们聚集一起，建立了执政府委员会，委员会中有拿破仑和两位督政官（西哀士和杜科）。随后，议员们又各自建立了另外两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有二十五位成员），支持起草新宪法。——译者注

刺刀的逼迫下,从议会大厅的窗户跳下逃生。他们严肃地讨论着新宪法的一些抽象问题,仿佛这么做,别人就会觉得他们依然威信十足似的。如果他们这种镇定自若中带着一份刚毅和坚强,这也是好的。不过只有在建立专制暴政的时候,人们才会去讨论抽象问题,这和克伦威尔时期有些人翻遍圣经、想给绝对极权找一个好借口如出一辙。

对于这些已经习惯了演讲台的人,波拿巴采取放任不管的做法,任由他们挥霍掉自己剩下的一点骨气。不过,一旦他们从理论上极度接近实践,波拿巴就会跳过一切阻力,威胁他们不得再参与到和他们相干的事情中,也就是说,以强迫手段将其终止。波拿巴非常热衷于参与冗长的讨论,因为他非常喜欢谈话。在政治上,波拿巴从来不靠沉默来掩饰自我,他更喜欢抛出一大段话去迷惑别人,他的话在不同情况下还可以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实际上,语言比沉默更具有欺骗性。一个人沉默的时候,一点点细微的动作表情就可以出卖他;然而如果一个人主动撒了一个谎,只要他够厚颜无耻,就能让别人相信这个谎言的真实性。委员会讨论一个社会新制度的建立,就像讨论一本书的编写一般轻率,面对其中的诡辩遁词,波拿巴也乐得同流合污。其实这里面根本不存在什么尊重旧体制、保留特权或遵从习惯的问题,因为法国的过往和历史已经被大革命涤荡一空,这部新宪法的起草方案根本没有受到旧体系的干扰。

在这场讨论工作中,波拿巴甚至都不需要有相关的深入知识,这对他也是件好事,他只需要驳斥别人的论点就够了;他把这一套玩得得心应手,如有必要,他还会拿出自己的逻辑去进行反驳,却完全是在穿凿附会、一派胡言。有些人认为波拿巴在所有领域都造诣不浅,因为不管说起什么,他都可以耍尽各种花枪。其实波拿巴一生读书不多,他所了解的东西,都是从对话中学到的。有时,在谈到某个话题的时候,如果前天晚上波拿巴碰到过谁,恰巧从他那里学到了相关知识,他就可以侃侃而谈,说出一些非常细节、甚至是非常深奥的东西。但是谈话展开后不久我们就可以发现,对于大家从